

七十偶感

顏路喬

在

此我要記述我七十歲生辰的一點瑣事。
正確的日子應為癸酉年臘月廿八日，陽曆是九四年二月八日。由於第二天我被安排做了一項眼科手術（摘除白內障）。遠居的兒女都取消了回家為我做壽的計劃。

居住多倫多的女兒卻為我寄了錢來，託我身邊的幼子為我安排兩圍席，請了一些老朋友，為我歡慶一下，女兒說：「七十歲是大壽，不能過得太寂寞啦！」

那天是二月六號，禮拜天，我在教會講道，講完便邀請了幾位教友的家庭成員，請客的原則是常與我有人情往來而覺有所虧欠的，請他們吃個團年飯，地點在溫城「太湖酒家」。

那天的餐聚很開心，談與吃都很快暢，我還留下了當時的一些照片。

我的頭髮是完全白了，白得像乃縵的大麻瘋（王下五章）；又如李白的詩句所云：「朝如青絲暮成雪」，記得我在五十五生辰時，已出現白髮，要用黑髮素，六十歲時白了十分之一，現在全白了。

七十壽辰第二天，我遵醫囑去醫院動眼科手術，這次是摘除右眼白內障，兩年前做了左眼，但這次比上次要順利得多。上次手術後眼部紅腫刺痛，拖延了一個多月才復元；這一回幾乎連發炎的跡象也沒有，第二天紗布揭開，

眼睛明亮清晰，毫無痛楚，別人也看不出來。

倒是在手術前作例行體格檢查時，一位護士發現我的聽覺遲鈍了；還有血糖與血壓均須藥物控制；眼壓也須早晚各點一次藥水。這三種小毛病，看來還不嚴重，倘若疏忽，就有危險。因我的年紀究竟不小了。

這回七十歲生辰，原本計劃有一本書出版，以資紀念，但未能如願。兩年前我便心裡這麼想，九三年是我工作過三十五年的「道聲出版社」八十週年社慶，九四年初又是我受按立作文字聖工牧師廿週年，加上我個人七十壽慶，三喜臨門，「若無佳作，何神雅懷」，於是，我奮力作最後衝刺，完成了十餘萬言的作品，擬分成兩小書出版，誰知事與願違，出版者因一些想不到的難處延誤了出版日期。

當時我有一種幼稚的想法，七十歲了，可以擱筆封刀了，何必辛苦耕耘下去。

但「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」，這回順利地動完眼睛手術，使我前進的信心與勇氣又加添了，我決定寫下去。

二月份尚有兩事在我個人的日曆上必須提及：

我是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攜眷移民加拿大的，不知不覺在此北美寧靜的小城住了八個年

頭，雖然天氣是冷一點，但不知怎樣，我對這楓葉國一直迷戀著，我喜歡這兒的人情、生活習慣、空氣、日光、雨水等，主要的，這兒幽靜的氣氛使我能好好閱讀、思想與寫作。還記得初來時我便在日記的扉頁上寫了兩行字：「埋骨何須桑梓地，人間何處不青山」。

八年前寫這話可能嫌早一點，再過若干年，就不早了。詩人說：「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，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……求主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……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，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」

我個人的體會是：人生最重要的是喜樂，要在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健康上，充分享受。我祈求神的憐憫與慈愛，使我擁有充足的信心與指望，向八十歲邁進，每多活一年、一月或一天，我都認為是恩典，我要感謝上蒼的帶領與護庇。

我可憐的妻子效率是不幸的，她於九二年二月十四日逝世於卑詩省，還未活足五十六歲。她是熱愛生命、滿有勇氣的人，可惜肝硬化之疾患令她痛苦了十年之久，終於奪走了她的性命。我相信真正的元凶是魔鬼，魔鬼將一種可怕的、錯誤的觀念長久植入她的心中，使她得不著平安與喜樂。我的父親是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去世的，享壽七十八歲。我只求神容許我再存活十年，那時已越過公元兩千年，而我也八十歲了，只求有一分熱，便發一分光，一生以榮神益人為目的，只願平安走完世路，無疾而終，這也算是奢望麼？